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
 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晉
 索書號 貴重-25
 編號 A293300

卷二十五

日世家之初
 通夫人無字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

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

孟子卒

不稱

夫死不從夫諡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

也著孟孺子之姪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以姪孟孺子之姪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孺子之姪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謂稱室故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

成字有石生相公而惠公薨言歸魯
 嫁之於百生相公而惠公薨言歸魯
 而全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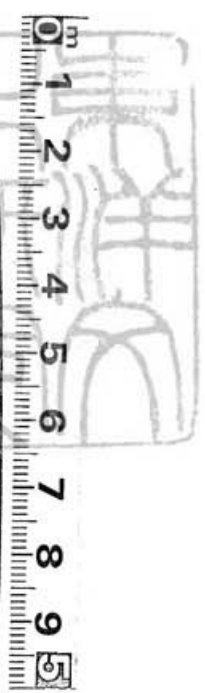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1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杜氏 盡二十六年

東晉
書
研
究
所
藏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謝取

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稱行人

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于朝也郊周邑圍郊在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秋七月

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胡子髡

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

沈子逞滅國雖存君獲陳夏馮大夫死生通

魯魯玄夫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也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

水也時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于朝明非周人

所欲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

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

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鄆潰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郊

鄆二邑皆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陰

今河陰縣王使告間子朝庚戌還晉師邾人城翼

翼邾邑還將自離始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

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

城而還依山南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

行不欲過武城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始

遂過武城武城入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

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媾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媾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坐直叔孫曰列國之鄉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在禮知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

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

之去眾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

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節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眾取叔孫是為

諸侯皆得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

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

愬而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

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

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謂其也叔孫旦而立

期焉旦待命也從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

他邑別因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

辭冠為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

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發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

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

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

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去

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夏四月乙酉單子取

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癸未尹圉誘

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單子敗故已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子二

周卿士子朝黨與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辟子朝出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

近東居劉子邑秋七月戊申鄰羅納諸莊宮鄰羅周大夫

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

鄰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周地丙寅攻蒯蒯潰河南

縣西南蒯鄰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莒子庚輿虐而好

劍者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

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

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及長丈二苑羊

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

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

子十四年奔齊其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

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其人禦諸鍾

離子瑕率楚師子瑕即令尹不赴所疾也

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

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克勝也軍雖小必濟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頓

與許蔡疾趙政趙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

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帥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

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師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趙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

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七月二十九日連兵忘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

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

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先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

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

子暹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

其存亡者故備滅大不言戰楚未陳也陳列

相涉故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動

也為屋所壓而死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蚡也先君謂蚡

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也

水也地動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

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

太子建之母在耶耶耶陽也平王娶秦女名名

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耶

僚之太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

遂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徵要其遂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

敗為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

於遂滋遠滋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

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楚囊瓦為令尹囊瓦

之孫子常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沈

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

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守諸侯卑守在四竟

裁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民狎其

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具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者懦弱也者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

述治其德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四君

皆類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州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

言守若定四年是難以為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

無傳

孟僖子也 姑至自晉

喜得赦歸故書至

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祀伯郁釐卒

無傳未同

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冬吳滅巢

楚邑也書葬用大師

杞平公

無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

以甘栢公見王子朝

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魯南宮極之子栢

公之平 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

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害

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言紂衆億兆兼有四夷不

能同德終敗亡

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武王言我有治臣十

人雖少同心也今大誓無此語

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

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鄆比西南有鄆聚言子朝稍強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

將禮而歸之

叔孫使梁真

蹙待于門內

蹙叔孫家臣

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

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以謝執子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媾族所

以尊晉媾行人故不言罪已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

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敬王知誰曲直士伯立干乾祭而

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

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

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遇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

將猥出故為旱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六

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皆王邑

鄭伯如晉于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

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及恐禍及已今王室實

蠢蠢焉蠢蠢動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

惟壘之恥詩小雅壘大器餅小器常稟於壘

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宣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

傳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冬十月癸酉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甲戌津人得

諸河上珪自陰不佞以温人南侵不佞

温兵助敬王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不佞與之東訾喜得玉故與

南訾城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也行吳

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吳踵楚躡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汭汭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道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壽夢王及圍陽而還圍陽吳人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

告敗略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樂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詩大雅厲惡其階道梗病也其

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歸人于邾人小黃父有鸚鵡來巢此鳥穴居

不在魯界故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求巢非常故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韓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齊侯

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事齊侯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小斂而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

十有二月齊侯取郟取

以居公也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相門右師見

之右師樂木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

謂其才德薄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

尚禮貴身故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

身也賤人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

傳奔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遠昭子賦車轄詩小

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

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

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焉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

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平生子

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入臣

季氏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

宋元 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

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魯君喪

政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

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

憂矣詩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夏會于黃父

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趙簡子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

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

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者

行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

也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

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

色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

失其性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

為六畜馬牛羊五牲麋鹿麇三犧祭天地宗

之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

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六采畫

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五章以奉

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

成集此五章以奉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

高下地有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

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

類其震懼殺戮雷震電耀天之威也聖為溫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是故審則

風雨晦明之氣

宜類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

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

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

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也簡子曰其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

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

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

之成人夫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

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宋樂大心

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

客魯士伯曰自踐土以來踐土在二十八宋何役

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予焉得

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皆盟無乃不

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右師樂大心士伯告

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

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

奔有鸚鵡來巢書必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

文武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曰鸚鵡之鵠之公

出辱之言鸚鵡來則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饋遺也鸚鵡踈踈公在乾侯踈踈行貌徵

褰與襦內衣鸚鵡之巢遠哉遙遙裊父喪勞宋

父以驕裊父昭公死外故喪勞鸚鵡鸚鵡往

歌來哭昭公生出童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

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

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公鳥死

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

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族相治也及季妣與饗人擅通季

女饗人食官公鳥妻鮑文子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

遄之妻秦遄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

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

將要余要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公之

五十一

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屐於下而執夜姑將

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

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復請有司逆命

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

平子李卻之雞鬪季平子解昭伯二季氏介

其雞搗芥子播其羽也或曰郈氏為之金距

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且讓

之讓責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

會昭伯臧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其衆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臧孫曰此

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大夫

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且與

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實

果實皆公為弟公果公實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

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

命懼而不死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

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謂僚相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言難逐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

公之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

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辭

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闕闕魯邑公居

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

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請囚

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為窮困

之徒者眾矣日入厲作弗可知也厲女姦惡也日冥姦人

將起救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

將蒞蒞積也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

民同求君必悔之弗聽卻孫曰必殺之公使叛君者

卻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有忌叔孫氏之司馬鞅

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莫疑又曰我家臣

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及曰然則救諸帥

徒以往陷西北隅而入陷也公徒釋甲執冰

而踞言無戰心也外犢九蓋或云遂逐之公

徒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

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

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使君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

敢不改意如季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

謀辭先君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

自咎本不教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

以謝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持君代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

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冉天若

朕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

臣誰與之立臣為齊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

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

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繼緒

從公無通外內繼緒不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

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為負罪出奔不必繼緒從公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
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何必守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

平子魯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

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

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歸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諸

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平

子有異志不發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

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取為平子所欺因祈而自殺左師

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從執之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囂弗克文公于朝黨於鞏縣

涉洛水也東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請納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

之平公元且名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

父兄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

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禘祫所以

籍幹者禘祫中請無及先君欲自仲

樂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

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若夫宋國之法死

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

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

辱言君命必不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為

年梁丘據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

鄆人自服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

句僂句龜所以下為信與僭僭言僭不臧氏

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代家昭伯問家

故盡對故事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

昭伯妻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

如初對又不至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

之逸奔郤郤魴假使為賈正焉郤在東平無

假郤邑大夫買正掌貨計於季氏送計薄臧物使有常價若市吏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會出

逐之及奪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

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惡及

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儻句不

余欺也傳言卜筮之驗善惡由人趙子使遂射城州屈復

殆人焉遷復殆人於州屈城立皇遷警人焉移警人於皇

使鮒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

陽巢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

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為明年趙子居卒傳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園成成孟氏邑不書齊師

帥賤衆少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鄆陵鄆陵地闕公至自會居于鄆無傳九月庚申楚

子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

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謀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氏書奔在王入下者王入

乃告諸侯

二十六年王春正月庚申齊侯取郟前年已取

郟至是乃發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者為公處郟起人違

命以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郟言魯地也入魯竟故

書至猶在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中豐

從女賈豐賈二人皆李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

所謂匹也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適二兩二匹

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子猶家臣能貸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

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斛凡八千斛高齋以錦示子猶子

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子猶受之

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

事君也欲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

宋元君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君

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

臣從魯君以下焉卜知可若可師有濟也君

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

朝請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

以成邑請納質恐見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

齊師曰孟氏魯之淑室也淑壞用成已甚弗

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諫齊師言齊師

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

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魯成備而

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師及齊師戰

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淵捷從洩

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繇胸汰軻也

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軻軻車轆聲子射

繇過也汰矢激也矢鏃也

其馬斬鞅殪也殪死改駕人以為駮皮也而助

之人魯人也駮皮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將

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子射餘人

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

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

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子囊復亦叱

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比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

季氏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

哲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

子疆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

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取

其耳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

去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荆林

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一行顏鳴三

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奔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尸氏劉人劉蚡之屬王城于朝之戊辰

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施谷周地秋盟

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七月己巳劉子以王

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燒

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丁丑王次于

荏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荏谷

滑皆周地胥靡本鄭邑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九月栾平

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中王曰大子

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子建實聘之子西

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

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

聘之是韋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王

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離不立王將來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賂吾以天下吾滋

不從也滋益楚國何為必殺今尹令尹懼乃

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也辛丑

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知踪補名伯盈遂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

鞏之師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隳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

見尹固名者陰忌奔晉以叛陰忌子朝名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遂軍圍澤

次于隄上圍澤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

甲戌盟于襄宮襄王晉師使成公般戍周

而還船晉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

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

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且為後人之迷

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

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諸侯莫不並走其望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子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宣王而有志後效官宣王

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畏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弔

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攜王

茲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攜王幽王少子

伯服也王嗣宜白也幽王后申姜生六子宜

由主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太子太子

奔申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

諸侯廢伯服而立宜白是為平王東遷郊廓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

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

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

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難襄王處汜則有晉鄭咸默不端默去

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

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周其有頹王亦克

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王室

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

也今子朝以為王猛受亂至于靈王生而有

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晉至于靈王生而有

顛靈王定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

克終其世景王靈王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

天下壹行不若單旗魯公也劉狄謂先王何

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

羣不弔之人也弔至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

規求無度賁瀆鬼神賁瀆易也慢弃刑法倍奸

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

贊攝持也贊佐也思肆其罔極肆放茲不穀

震盪播越鼠在荆蠻茲此也此不未有攸庇

屈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辨順天法無助

狡狴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穀救

憂而圖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壽早夭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閑馬

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

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為傳終王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

之祭以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天

道不諂諂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日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次

異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

商用亂之故民率流亡遠詩也言追監夏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義哉室

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晏子曰敢問

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

厚謂以私量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或亦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

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美後世若

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

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

不失官不濫濫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

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婦自專

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
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齊公至自齊居

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僚臣戰民罷又代

動撫國以楚殺其大夫卻宛宛無極楚之讒人

近之以取敗亡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未同盟邾快來奔魚傳快邾命公如齊